襄陵文集

四

詳校官庶吉士臣陳若霖

侍讀臣孫球覆勘

襄陵文集卷十

宋　許翰　撰

答譙秀才論春秋書

蒙示行長箋推重過當非所宜蒙所陳春秋諸義甚[illegible]惟是孝[illegible]之[illegible]如[illegible]一事似責僖公已甚春秋之[illegible]春秋於後世立象說春秋者詭世所不能行過於中道使世以為虛文冀於遂序不講此不可不誠者也

古之王者時聘以結諸侯之好若使聘使所至之國必
釋位而拜於京師恐非君國守土之義周都鎬京而封
建遠至江漢之表朝覲宗遇各遵等威又有方伯連帥
朞會之職若復重以拜聘京師則諸侯轍環轂擊車馬
道𨒌撫封之日一歲無幾使國政不得修而民力不勝
給是國制亂天下也夫豈其然大夫無遂事者戒非君
命而專為之也如京師遂如晉者則以君命朝聘王霸
不得以遂入鄆比朝聘之義自上而遂乎下是禮其君

而及其臣也固可自下而遂乎上是禮其臣而及其君也不可詩曰雨我公田遂及我私春秋之世諸侯專霸國而後王室也久矣而僖公於此拳拳焉河陽之狩諸侯皆朝於王所而公獨朝於京師遣使拜聘又必謹所先後如此以世為此者鮮也是以春秋善而書之夫僖公修誠之君若意其遣使京師者必以有故於晉非是則未往說經者不當如是生之言也吾子幸熟思之復有以教疾甚力遣不宣

答李格朝奉論春秋二書

某頓首去歳卧疾西峯得王君書持春秋諸説来質第云宜春先生之學而不詳著所自伏而讀之盖左氏學也某因為一道三傳不可偏廢亦難盡遵之意以應塞王君問不謂足下近在隣壤固陋之説遂達聽聞恵然遣信遺以玉音退省前書辭不遜避惕然汗顔媿德度之有容重古道而樂異聞復諄誨之卷卷未悉也幸甚幸甚某患近世春秋之家辯而不議已則未有一得而

先已薄索前賢之失而務攻陷之黨同伐異聚訟交誶使經益紊故著春秋集傳䟽觀古今可者載之其不可者不載而已未始敢有詆訾所以尊前修之大業而熄後學之爭端也頃懼王學獨守隅方故不得已有所論刺然説經而至於辯斯已過矣左氏蓋有大功於春秋學者蒙澤焉不當振暴其失詩曰采葑采菲無以下體今足下為左氏説如文公納幣之事宜因其所已言而補其所未言者斯可矣若必謂傳有微旨言禮所以譏

文公之非禮言孝所以刺文公之不孝則恐方来攻之者衆非所以尊左氏也是以大義曲其故為作意者然而名實一離且使後之學者指其所謂禮者更為非禮而所謂非禮者復以為禮紛然無正而經傳敗矣雖為作意何益昔人著書蓋各有體左氏之書品藻萬彙如春風之被草木英華並發殆無遺藴若乃隱約而耿其指非左氏體也微辭諱惡春秋之法不得以言左氏左傳之錯綜諸史考合殊散紬繹深愽以春秋列國數百年

萃於一人則於潛心微言豈能無所不盡故其為國語
也或與内傳錯則其於經按文公禮娶於三年之外而
忌其納幣之非禮不足怪也無以救正其闕則將使世
居喪圖婚而娶於三年之外斯以為禮者矣春秋別嫌
明微者也以公納幣為哀心已亡是以書而出之譏因
喪娶說者要當推經本指而務著明之至於娶元妃奉
粢盛使左氏而不言亦孰以為非禮若曰善其以卿納
幣而書是放飯流歠而問無齒決也非經本指學者要

在通經令足下之於經意得矣傳亦何必多辯然使傳必與經合事皆曲為之説則傳將反為經累是以言之不可不盡宣公喪娶罪惡已明婦姜若不去氏則嫌於齊國無譏是以明徵焉夫非道義一介不可與人齊嫁其女豈特一介之輕乎而見其悖禮如是而與之也傳曰君子犯義小人犯刑律以刑民故寛無喪者免之以省罪誅春秋謹禮以正國體不得以律此凡經一事而再見卒名者甚衆恐難以尊夫人道公羊是也謂宋伯

姬為不足褒惡與經戾此甚不可婦道貴正伯姬以正死禮臨大難而不變此為人所不能為者孔子得之蓋褒嘉之不已而極其哀榮以為天下萬世婦道之表是文王之風周公之澤也惡可以少貶也哉二百四十二年之間内女嫁者何可勝數而納幣來媵致女皆從伯姬得書者以伯姬重也昔者名公之所茇舍稅駕休憩之地則南國不忍翦伐其木此好賢之誠崇德之義也孔子即魯史而修經其於伯姬之歸禮之大者皆存著

而弗刋使人視履之終而考祥之始書之重辭之複以謂不如是不足以彰其懿鑠而極哀榮也春秋褒貶若此者衆顧第弗深考足下務求貫於淪胥之間必將有以知之矣同姓之國求媵則可異姓之國求媵則不可此於禮意何說故啖氏以謂邾莒嫁女安得曹氏已氏之國而求媵之此善攻也然辯至於此恐傷嘉厚某於此等但不戰諸傳而已此書勿傳可也集傳副本頃借岳陽張倅會其有故罷官未知携之安歸以來信不可

徒返故録後引附此庶幾槪見區區所以作書之意又有所著論語法言訓故亾已為人傳刻計未經覽故併以往喪亂未定斯文委地遯跡窮山無與言者忽奉足下書疏如聞威鳳之鏘鳴朝陽也欣然不覺報音之已繁足下取其是而講去其非則某之受獲厚矣不宣

再答李格書

某頓首再奉書辭反復前論益知吾子之服膺大業鋭精至誼必欲直之於未合不究不已斯古朋友之道也

其有望矣文公之娶傷孝敗禮前已一二昭析此得以略惟是宣公之娶蒙示新說不可不報大婚之法垂文經世疑者提之明者定之宣逆女於元年錄則罪惡自見此則明定之者婦姜去氏固為其疑而提之如書趙盾歸生公子比陳乞之罪皆用此詩曰日居月諸照臨下土夫齊國之士於魯何有而國人君夫人之如是者何也為其以禮歸於我也今姜歸不以禮則夫人之義缺矣春秋屬辭比事因變生文白者堊之赤者赭之蓋法

自法是以鈌其氏而著其慝也此齊惠公之罪也若曰齊侯捐甥舅之恩廢君臣之義實使襄仲殺嫡立庶大惡不譏而譏其嫁女於有喪者輕重不倫是不然春秋載事挍見而著褒貶至其謀謨詭祕事離筴籍則有欲書而不得書者矣獨前子惡之卒書大夫如齊後子惡之卒書大夫如齊元年以來交施受謝見齊之與聞乎故也著其與聞乎故則貶在其中說春秋者於此以意逆志可也曰襄仲宣伯有罪當不氏者而氏以其為公

女尊君命也按春秋自莊閔以来大夫無以不氏貶者雖有弑父逐君之惡皆以氏書則獨何為於二子而以其氏立義至於去氏以尊夫人則禮未有以存氏為伉去氏為恭者也春秋朝王聘霸大夫皆不去氏夫豈尊王霸也哉而此何為施於夫人也避火非犯義也使棄禮而往斯犯義矣易有師貞有旅貞有君子貞有女貞若是者言各有所一也易而守之則衆貞亂今吾子以宋伯姬守禮無權為不足褒是以君子貞而變女貞何

巽以師貞而責旅貞也其在恒之大過曰婦人吉夫子凶言其為道巽也故天道變地道常君子則有制義行權女子惟奉義則而已矣衆人之所以為衆人者以富貴生賢人為衆人之所不能為故衆人愛其生而賢者愛其禮伯姬死正而禮防不隳使人知害有可避而不避禮有易犯而不犯以為則天下而垂光後世彼其志必以是為賢於其生也是以行之而無難君子若以為伯姬之年已老可以無嫌於此則漢唐呂武之亂豈其

少與是以先王制禮一之不異其度也若以情言以暨舍禮為輕以得全生為重是不遵先王之制毀天下萬世之共寶而利一已也春秋重變禮凡情之所便而禮有禁此衆人之所易踰而春秋之所特謹也不然以許易祊豈不兩利人國而必不可與族姻之國皆有姪娣所謂以姪娣從者非必同姓有也雖當千八百諸侯之時列國安知悉同姓況至叔季列國僅存安得必責同姓之媵然後女可嫁哉無同姓媵乃可甥舅媵之此於

禮文無見又於禮意無說恐難據也經之難明久矣不有刻難則思索不深不總羣疑則論說不究故非得直諒多聞之友無以濟此遠業顧吾子虛心以思極意而言則某也受賜矣

跋

淵聖御書老子道德經唐十八學士畫讚等跋

尾

淵聖皇帝居東宮久恭儉文明格於天下衆兆跂聳如

望虞淵之日光輝未升而懿鑠先著也靖康之初臣被名節入圍城中即日賜對便殿曰朕在東宮則已手錄卿章疏矣臣退竊詠歎聖德方在潛躍之時固已憂勤有政而清明在位如此此堯舜之資也卒之非心黃屋蒙塵於北庭者為生靈而輕身若夫懷姦欺天竊權誤國則必有任其責者矣老臣不死復覩宸翰於嵁巗草廬之中蓋皆東宮舊學所書相龍樓之如夢瞻沙漠而椎心竊志昭回之末以寄號絕使世益知皇帝存誠稽

古慕士之素至於玩日餘閒游意水墨之間無一言不在道者而民不得卒被其澤豈非天哉建炎四年三月壬申具官臣許某稽首謹言

跋范文正公墨迹

范文正公天下英豪而論詩精緻反復謹一字之低昂知前賢於事無所茍也此帖久益艱得世當共保護之使後生猶睹老成典刑惇薄鎮浮豈小補哉紹興元年冬十一月乙巳襄陵許某謹跋

跋温公帖

温公字畫秦隸之始變蕭散精勁冰清弦直此其胷中必無脂韋之氣矣紹興元年冬許某謹識

跋東坡帖

蘇公晚節遭時得君如此而能使之不敢一日安於朝讒說之敗類信可畏哉

跋志伋字

余生平欣慕志伋之名節而未識其人今始睹其遺蹟

如燕昭之撫然於駿骨也蒼龍戊申許嵩老跋

跋榮夫人事

侯思孺葢薄董傳不肯跋其書榮夫人事以傳信王性之志愍懐妃躬死節義而神昇玉籍使世知毅於禍者不詭其正則不得志於人必得志於天也而怙亂者少戒矣揚中立論歸潔其身簡舉有要陳叔易憤世禍敗力疾奮筆道古法義使夫人英氣凜然如生洞霄隱吏許某曰求夫人之誠節光明於後世得是數子者之言

足矣余復奚云

贊

奭老畫贊

金章紫綬廟堂之舊見杜德機丘壑之遺六十七年迹化心非炳以丹青邅此老師端凝蕭散對師者誰月在滄江可捉日遠崑山莫追

祭文

祭吳閣道太中文

嗚呼我游四方晚從丈人在浚西罔不卜而鄰丈人遇
我無傾葢新十有五年契濶彌親道積於躬志老不申
典刑在子社稷之神當世大難伏閤委紳一言定國戎
狄是震大功不饎衆讒相淪棲之蜀山離絶音塵我若
避亂縻舟水濱丈人遇我雜笑以嚬如何期月復此江
津道遇丈人喪車既巾我當在朝不抹紛綸孤綸難施
勞心諄諄使公父子萬里傷神友朋永哀名咎終身死
生一夢如秋迭春丈人我知世莫與倫耿耿此心爲萬

世因覆觴一慟薦此藻蘋

襄陵文集卷十一

宋 許翰 撰

墓誌

朝奉大夫充右文殿修撰孫公墓誌銘

宣和五年冬十二月甲申朝奉大夫右文殿修撰尉氏孫公卒其侄掄𣞀以書來訃且乞銘其子壻范寅秩狀公始終躬抵余舍曰孫公葬卜已食維是遠日無幾今朝夕得銘馳歸琢石尚冀及事願勿復禮辭余昔取友

天下恨得公晚今又以婚姻之故來屬余銘念雖疾甚不可不力即日遂論次之曰公諱宗鑑字少魏其先蓋河外人國初以鉅族徙實畿甸曾祖諱文通祖諱士門皆不仕世父諱振以公故贈朝請時家益微嘗築室得金錢以億萬計即反之土不取祝曰將為孫氏祥者不若有子已而公生蓋秀異絕倫年十一歲以詩賦從有司試發策援毫氣陵老壯登元豐三年進士第調潁昌府户漕叅軍未赴連試宏詞學官皆中高選進真定府

知録改滁州教授又改濵州會尚書范公鏜帥太原遂
辟以為河東經畧司勾當公事公少孤鞠於兄嫂長銜
其德以所以事父母之道事之既受辟屬嫂疾卒遂哭
之不行歲餘起為澶州教授還授擢開封府學博士異
方游學多冐籍甸内公以為此壞士俗力務變之言者
用是論公不當莅官鄉黨罷去復為教授海州公教諸
生不專為場屋事以故從公學者往往能道春秋秦漢
古文尚義概為然諸海之士有兄弟爭財者兄怨怒辭

其母去十年不復公為嫁其女敦誨其弟使反其兄儀真遂復為家如初同僚許安禮母老子幼疾棘奄奄不絶公馳入見呼之曰子豈以後世為念邪請得以身任之安禮睨公頷之而卒公果不復資人獨舉其喪無一不餙觀者歎之凡其所教人及其躬行大意如此除辟雍直學會法變罷為東京平貸場勤恤纖介不敢以其職為紛濁歲餘乃為武學博士遷太學改宣教郎政和四年雅樂始興大司成檄公為樂教辟雍士月餘士皆絃

歌金石和一莊整有吉大臣臨閱既奏於庭羣鶴來翔小大虛聳用是遷奉議郎遂除荆湖北路提舉學事未行改湖南轉運判官始得賜對奏事上前英亮開决上説欲留以為御史而執政議不同故寢到官禁吏非江皐之竹不採竹所從出必避屋廬墳墓以故民知修貢而已吏無敢為姦騷動明年移北路用捕斬叛獠黄安俊功進秩二等陞提㸃刑獄奏讞多所平反明堂之役公受詔斬材沅州即具牛酒召諸溪洞酋豪撫待以意

手酌飲之與為期約人人大悅願盡力以故險阻奇材
盡出視他路省縣官緡錢十二朝廷材之加直秘閣因
兄老請以閒職反室提點南京鴻慶宮未閱歲太師魯
公引為道史檢討數日權符寶郎始轉朝奉大夫次年
夏遷明堂頒事蓋宣和之初元也至秋七月遂召試中
書舍人賜三品服時論以為得人無異辭者大河齧廣
武外都水張慤以危棘聞詔遣近臣往視以為無有慤
得罪已而上知慤奏不妄即詔復之公極論近臣欺罔

有狀當坐若此有實則彼不當復竟褫其官明年坐繳
除目不申省以修撰罷知復州下車即罷公糴之入不
應法者更定市價增其直曰僚寀雖不悅吾民安矣部
使者責郡縣購石令甚急景陵陂澤無珍産民以為苦
公奏罷之是歲得疾即請老卧家俟報會廉訪使者建
請竝江故堤外益築層堤以防餘漫方春郡境屯數萬
衆陰雨寒凍怨嗟無成勞時冦方警吳越公念役不亟
罷且生變即強起視事以便宜罷之而躬待罪掾吏皆

震朝廷果不問既去父老流涕思之至今還第三歲而
終享年四十有七平生常自言三朝德業吾尊韓忠獻
四海文章慕蘇東坡皆畫其像事之私室養其兄既老
壽及見公為符寶而亡喪之毀甚及躋禁近每悲傷絶
歎恨其兄之不我待也兄有三子相次淪喪公撫諸孤
如己子得任子恩先官其長孫掄及請老又將以其官
與橚有司執却其奏乃以與子其篤交舊族姻逮其子
孫不衰貧窶恃公以生者甚衆其為大吏與賓佐接談

笑衎衎不見崖異至其與大臣言是是非非要必有補

嘗與魯公言方今太師富貴寵樂壽康蕃祉種種為世

第一可謂至足無求矣惟隂功隱德使日加於天下此

則天之所培神之所勞福禄將綿至而不窮因論山東

妖獄連逮騷動誣陷者衆詞氣剴切魯為動色遣使覆

按脫其死者過半蓋自是益奇公始驟薦用而公亦一

意於其門不以進退廢興變化旣退居號其山林曰東

皐客至輒與之飲酒賦詩其中軒渠自放風流如晉魏

間人晚益為文雅健雄富無疾病衰落之氣一夕與子秉燭劇談賦四絶句語慨然若自憐悼其身世者絶筆病作夜漏未盡而逝嗚呼異哉其有以知之也耶前兹數日手自條别其文為百卷號東皐集又有外制五卷諸經講議三十卷詩話史辨等雜録十卷皆藏於家娶陳留阮氏封令人先公四年卒二子曰觧將仕郎始十三歲曰泰三歲未命也三女適范氏者其長也中許李垣少許通仕郎劉晉卿馮霍之原從先兆域銘曰鴻文

壯麗偉節殊尤氣吞雲夢光參斗牛堂堂有此百志不讎去如吹毛隕零山丘謂天厥材胡為生此謂將輿之孰禦而止宮宅掩幽精誠化碧何以慰之深此珉刻

給事郎守殿中丞致仕沈公墓誌銘

政和四年六月癸酉葬故殿中丞沈公于開封之太康縣長樂鄉邈城之原從先兆域其孫天民天祐先事來告且乞銘曰天不造于我家先大父沒則冡嗣以其倫相次下世葬用久弗克舉今我藐然力茲大事以祖考

之靈龜筮無違惟是所以刻諸其宾宅而賛幽光者未有攸屬子我家之自出敢以是累子矣某執書泣曰此先太夫人之志也乃今得以徼福於烈光曷敢以不敏辭顧公之事逺矣其傳有概而無詳謹論撰其著不疑者而叙之曰公諱超田字深之世家太康肇自魏王躬秉休明翊亮藝祖建定大業遂相太宗濟升丕爕功德茂盛委祉厥家胄嗣太師是産冲懿膺命慶歷為帝元妃族用光大貴震一時妃視公父贈駕部郎中元吉兄

弟行也以故薦公補將仕郎歷秘書省校書郎為司法參軍于亳監酒于明以登仕郎為録事參軍于汾以給事郎為團練判官于常遂以太子右賛善大夫致仕公為人精明剛蹇是非噩噩所居官必最其烈然亦以是不能與人詭遇齟齬其在常州數據法與守爭不可屈撓公既官久不遂益厭又與守積不相中則慨然曰丈夫生世不得行意於官則當肆志於家安能鬱鬱久事若而人我即日謝去蓋年方四十二矣即歸盡發故貲

益大其所居第使之壯麗髙明稱其意氣鑿池築臺育
龜魚殖名花嘉木修竹以修游觀曰吾寧樂此以終身
公雖不為政然人益信服其德義畏之鄉隣有言往往
不聽於官府而聽於公使其得位而施於斯民宜如何
也神宗即位覃慶天下轉殿中丞賜五品服明年郊祀
加騎都尉年五十二以熙寧四年二月癸未終于家異
哉公之平生進將行乎其方而人反欲以自徇將退而
樂乎其老而天不使之少延是果天邪人邪其可哀也

已始娶成氏不及封再娶張氏是封永康縣君男女四人曰唐卿曰飛卿唐卿右班殿直與飛卿皆未仕而卒長女適襄陵許氏即某之先太夫人季女適邑人李居正先太夫人資類公初先君起參商州軍而捐諸孤先太夫人尚少也而襁負千里反先君柩襄陵躬居寡約辦治斬斬公數往來二縣間鎮撫其家當是時某生始四五歲最愛於公是豈知今日且銘公哉銘曰嶔彼大阜矗彼蒼木神護其域凛焉以肅嗚呼是維沈公之墓

爾後之人過而式之

贈朝散郎孫君墓誌銘

政和三年余入校中祕書所與並遊往往鮮明辯麗英發可喜而魯國孫君聖求獨靖固淵塞渾然難知余心異之曰此豈非曲阜闕里之風也哉吾今乃知天以夫子之教興於魯者因其質厚如此而天生之也後二年謁其丈人大夫公於東郭私第聽其議論重德人也又一年其家卜葬其先大父則狀其行與事而請銘於余

余既得交於聖求父子間又得得於此考觀其世德之經
緯本末喟然嘆其積之遠矣因益見魯多君子足以發
吾昔日之言為不妄也遂書躅而銘以亂之君諱覲字
明之究之泗水人曾祖諱程祖諱榮考諱達世世以農
服田至君之考乃盡割膏腴以與兄弟而自取磽薄力
耕其中君少而孤食麤攻苦事繼母撫諸弟以立家毋
為戒敕所生無得恃吾故亂兄治官府有政與勤其弟
吾寧以身往役發於誠心以故上下依懷閨門大和歲

惡人爭貸粟於官君獨不往曰今自刻厲尚可以生貸而不能歸是欺國也其居鄉能以義概動人沈毅慨慷時有俠氣有惡少自以負君妄意君心結客數十撫及從君君正衣冠而叱之惡少心震氣褫失及墮地數以云云不覺屈膝請得改事君因與語不復芥蔕巨冠將至鄉人大擾謀徙避之君止之曰少竢我即持牛酒造冠壁顧見因留與之醉飽歌呼相樂輸以其情冠壯而義之為引去有故家子嗜酒不覊君見戒以無頹家聲

發怒辱君君謝遇之益厚其人媿之終身避君縣吏與君不相能數中以事吏後敗困窮君反賙之吏愧亡匿曰無面目見孫君矣蓋其能詘服人心如此大夫罷官與元聞魯大荒或欲擇居它鄉君不可曰無年如此族姻日夜望吾至以薦其饑吾何忍擇利自營而不此顧恤乎既歸弛擔即內外千指仰食君君市米官廩雜糠覈藜藿相與食之無難色有餘則以餉鄰里之窮無告者賑施甚衆大夫為蜀計司取錢引之當毀者復出之郡

縣大夫月受以為俸君曰以此與民為市是罔民也禁家人無得出積為錢五六十萬盡糜其後有司逮治操空文以市於民者官吏皆汚而大夫獨皭然無有蜀人賢之大夫之為循吏君葢多有力焉其自蜀歸則盡舉族人之無後與貧不克葬者凡三十五喪葬之未疾數月忽戒其子儉葬與凡家事豫為條理大觀四年八月辛卯卒於舒州官舍年八十一以子恩通直郎累贈至朝散郎其治命曰必於先塋乎吾葬令以十月甲申葬

苑褭東節義鄉里仁之原與考同域娶曹氏贈太宜人
男女二人男琪朝散大夫提點南康軍逍遥觀女適邑
潘潛孫凡四人傅儉億儔傅奉議郎以詞學兼茂高選
為祕書省正字即余之所異同舍郎也億將仕郎鄆州
刑曹掾餘未官初君未嘗伏衛為學而行事每與書合
又能縛紕自下以延致士教子孫詩書以故子孫彬彬
多以文學著云銘曰暴興非祥隳神姦慶積維久乃見
端根蟠源洑天所艱擢為修林舒長瀾孫氏世隱耕寬

閒逮君負能不施官人文不琢天守完徯天我昌匪力
干裔胄衮衮方弾冠謂君未顯非令患貽詩佳城惟後
觀

陳州宛丘縣令蔡君墓誌銘

元祐八年春三月乙未陳宛丘令蔡君卒越翼日其佐
許朞還自潁往哭于其寢而弔其孤退助其凡役事其
孤邦獻將護柩歸葬號泣因其友生曰先生幸以寮家
辱好吾子曰公曰私朝議夕讌意氣克咸無拂子之在

東先君遘疾顧言曰許君卒不來乎為我謝之則既以今日之事累子矣請屬以銘某悲其言不敢復辭君諱閎字彥高世衢人曾祖顏弗仕祖旿贈尚書都官郎中父偃以文學著有詩名吳越間其學無所不通遠至天文地理星象歷數陰陽之流激變化萬物奇怪深偉咸邃其說而大歸于義命登進士第以尚書都官員外郎致仕君始主杭之富陽簿秩滿遷令為潤之丹徒為宛丘遂終于令春秋四十九君辨麗劇談與物太和不起

圭角尊酒衎衎傲世自若顧為政銳甚所居藉藉有聲以故平生雖橫陷不振而薦之者皆一時名公卿元豐間遣使治賦東南而君適以主簿權新城據圖搜抉得漏賦五千有司奏之遂遷丹徒時執政之親有麗于法者久不決君得建治事獄具奏為奏曰今狀明甚而獄有待故覆之輒變侮法敝民請得勿覆以示公天下君以小邑令剡奏九重與宰相抗先帝壯之會棄天下訖不及試去丹徒當改官京師入見有日矣而丁母憂服

既闋有司復奏新城之事以為用新法進官不得改晚節末路益以齟齬益事燕適不奪其樂可謂知所重矣始娶梁氏卒娶鄭氏男三人曰邦獻邦直邦式女三人尚幼以某年月日葬君于西安縣浮石鄉若溪之原銘曰孰不貴兮子獨當而數奇孰不壽兮子獨不留而遄歸蒼蒼吳山兮下有溪水石以居兮春秋來祠期以歸來兮樂且有依尚能浮沉兮如平生

孫使君墓誌銘

士之仕也高則欲行其道其次亦皆以材自試冀發其躬於功名富貴之間然而資籍高華則庸衆超詣而有餘系微祚薄則英奇遂爭而不足此蓋理勢之常自古所嘆是故士之自信其志乃能于艱難狹隘孤獨阨堙之中拔起而不羣卒以寵光此其材必有過人者矣如孫君其庶乎君諱道字純老世家河南密縣縣令隸鄭遂為鄭人曾祖諱浦祖諱範父諱湘皆不仕至君始慨然力學思自奮起輕財喜士以是游英儁間籍籍年十

七即以進士薦於河南然其後遂數罹家艱困不振至年五十始得官調宿州虹縣尉虹多盜民數被攻剽君至嘆曰是豈不足以為邪且吾在焉不可使民不寧其居悉其勤畧斬捕甚衆以功遷承務郎監京師稅歲有羨通判全州論獄平反奏讞活其人部使者知其能故數用獄凡反覆者君至輒定獄折無留其治邵州亡囚桂州火事皆難竟人至今稱其敏而服其平全與荒服谿洞犬牙猺人隸之易以生釁君以綏靖寧謐被詔獎

諭秩滿漕司辟君為屬歲餘喟然有歸心謂諸子曰吾
老矣躬竊國恩而親不蒙養乃以進築平允從孚庭五
州新疆漕轉金穀巨萬奏功還朝遷通直郎而封其母
杜氏鄧氏薛氏劉氏君瑞安永福懐仁金華興泰等縣
國家得寶玉璽慶天下遷奉議郎知巴州未赴以大觀
二年六月丁酉終于家享年七十二夫人李氏贈會昌
縣君子六人鐸鉞鍔皆舉進士懋愈應者早亡女二人
長適李璹次適通直郎王彥輔孫男女凡十一人遂為

其邑望族嗚呼君讀書求仕三十餘年而後得一尉間
關勤勞七遷其官而止於此豈非所謂處勢狹隘而用
力艱難者哉然卒以其慶譽逮其先人而昌其家可謂
能矣余與君同元祐三年進士及余為密令始與君游
余資簡畧自以非世器每見君之為人精悍誠必自力
未嘗不絕嘆以為不可能也君有治命必求余銘故諸
子將以四年七月丁卯葬君於縣之西門陽山之阿遂
祔其夫人既戒事鉞則墨其縗環千里而謁余於京師

具狀君行以銘為請固辭請益哀是惡可以不變也歟乃受而銘之銘曰明昌之隆憑翼于豐紛彼裳衣寵褒事功君侯翹翹資豈不逢惟其暮年飛揚不沖亦有孝子得銘千里以昭其蹕以慰其止

朝請大夫提點信州太霞宮魏公墓誌銘

余少讀周書見周公告成王以文王立政蓋自三宅之儁以致百司庶府其惟克用常人立茲常事心獨不喻以盛王作興豈徒用常人立常事哉今老矣考觀古今

之變益備思益深乃始喟然三復周公之言矯首詠歎
如易牙之得意五咼殆有不可以告人者也夫正人不
傾危以窮利吉士無狠矜以擅名循吏不擊斷捂克以
取一切要世資修誠履素上下相安而天下不治者未
之有也此則古之所謂常者豫章魏公束髮讀書入官
凡四十年一節不渝為人修慎縛紬有禮安舒不與物
迕或誹陰中傷之既知終不與校反更以德施之蒞官
行法要在安民而已不取辦治名疑獄務與其所建治

緣於不得已為御史臺屬京師四年同游多自揚厲得路一時而公去訖無知者此豈非所謂正人吉士今之循吏也歟使士每若此天下端無事豈憂不足哉魏氏之先諱憲不仕者公曾祖也逮公祖考始相繼登進士第仕至郡守部使者祖諱拱贈禮部尚書考諱兼贈正奉大夫公諱爾字貫通早孤自力又登進士第尉臨江之新淦遷令撫州宜黄丁母憂服除調録事參軍泗州知楚州鹽城簽書虔州判官公事辟御史臺主簿除通

判廣信軍罷非其罪還朝見直復通判和州以所生母
憂不赴起刺劍州未幾請去遂以提點信州太霞宫還
豫章公自泗上用薦者改左宣德郎中更天子即位受
寶冊被慶澤累日遷秩至官朝散大夫勲驍騎尉享年
七十而卒於政和七年十二月丁卯娶李氏封宜人男
女凡七人康臣端臣早卒其仲曰淇以公恩爲廸功江
州司户曹事長女適漳州龍巖縣丞黄彦之前卒次適
進士李顯次未嫁卒次歸余凡子啟明淇將以八年十

二月壬辰葬公豫章西山之雙岡則遣使因啟明而來乞銘銘曰治不武健而民受其祉行無卓詭而人以為君子生雖不富貴其康于死

襄陵文集卷十二

宋 許翰 撰

墓誌

比部員外郎致仕沈公墓誌銘

先太夫人既喪先太師端憂襄陵汴水濱伯外父王解官昭慶過而省之留止累月以鎮撫其勤約是時熙寧三年冬也某以童子扶携公側迄今尚能記公頎然而鬚朱服象簡和氣欣欣也後六年而公卒又四十一年

而公葬既葬七年某始論撰公事益距公之過襄陵五十四年之間太夫人遺捐諸孤伯氏季氏隨屬即世諸舅諸姨紒總衿纓從公見客相與紛譁於席閒者風流雲滅無一在矣而獨餘某於此頽然伏几而銘公嗚呼豈不悲哉公諱昭遜字道卿太康沈氏系大丞相魏恭惠王贈駕部郎中諱元吉者之元子也王有女孫妃于定陵膺保壽祉紹王絶緒以故拜公將仕郎試祕書省校書郎公既少以相家戚里胄嗣試吏思自以其力能

顯遂具躬所居興官嗜事秋毫必振作尉湖州長興長興恃公以無盜監酒徐州酒亦大市三歳鏹八萬四千有奇以為賸息用擢衛尉寺丞自是後凡再簽書廣德昭慶軍判官公事他官如常之無錫秀之華亭閩之南部知雲安軍皆以艱故不行年六十七即以朝奉郎尚書比部員外郎上騎都尉老馬次年七月乙卯卒于私第公性温恭樂易泛與人相從容而多智强力離絶匹倫越有兵官靳元用獄屢變詔部使者擇能吏鞫于餘

杭書被公即馳往閱一二旬則具得其情破械出數百人訖無異辭餘杭太守沈公文通治行隽一時見公獄決擊節奇賞凡公之為吏如此而多事久遠難質故没不載傳信闕疑銘之著也公娶李氏吕氏晚娶王氏工部侍郎知樞密院贈司空穆公畯之孫比部郎中贈正議大夫正路之女是封長壽縣君撫公之孤三男二女使壯有立畢具嫁娶後公十有四年而卒三男皆出王夫人曰獻卿蔡州新蔡主簿早世端卿宣教郎與其弟

茂卿以政和六年十一月壬寅葬公太康之長樂鄉邈城村駕部公兆而端卿卒刻公之銘者茂卿與諸孫也當公過襄陵時葢皆未生焉銘曰老身于官考有十二其施堇堇亦克有韙誰云歲久絶迹莫追觀鳳一翎五德之遺公為不亡墓有信辭子孫琢石而楬銘之

登仕郎守少府監孫公墓誌銘

孫氏世錢塘人自侯曽祖寵遷京師逮祖守信父用宗皆治家饒財不為吏侯以參知政事王公堯臣之薦入

官稍遷至將仕郎守少府監丞訖不以吏自試而老于
家為人孝友簡質專以誠長者自居見人惡務掩之下至
厮役庖養皆有以得其心其學多方好樂便射受相人
術受道家籙而藥石衛生之書尤邃祈脩其疾者無日
不輳於門侯曰醫仁術也古之聖賢多隱焉吾亦何貶
於此生平用是脫人於死而不自矜功始王公既知侯
而官之曹王佾又為侯太夫人請於朝加明服焉人曰
長者報也嘗宿塔廟夢二人以無衣告晨出戶外見二

神人像徒土木質屹立甚偉侯遽出金錢治其纓佩裙

褶曰神見夢我既許之矣益其誠感不欺如此隆暑之

夕人人偃薄月露間而侯獨衣褐以居罕出簷隙熊經

鳥伸為壽而暮年時覺氣冲而上流轉三宮華池津津

聰明不衰一日方寒婦饋卮酒侯受之既而嘆曰吾欲

止酒延數日壽今業飲此則亦已矣居十日無佗恙過

族姻間插花飲酒談笑如故以為人生要在平夷其心

而已故去惡賢於造善反復咏歎若意有屬者既罷反

室帶未解花酒猶在恰兀爾而坐即之則已化矣侯諱
惟恭字執禮享年七十妻趙氏繼室蔡氏子文林郎公
宣孫保義郎監富國倉門樗閤門祗候王道鄭友聞壻
其二女始侯卒于大觀元年正月癸丑十月而葬鄭密
縣許呂之原術士張昌明來覲葬以歲支如侯所生之
年曰歲不可用也後當遷至宣和元年竟用墓穴非是
某月某日更窆始乞余銘銘曰詩亦有言多福自求天
網孔疎要必我收曰淑曰慝夫豈必讎宛彼化時則章

厥修孫侯恂恂鬼神據依司人之疾有祈莫違顧邈一世六十九非衣冠不變晏然于歸欲知侯心考祥于履勿覸其生而覸其死改墓得銘亦後有子鑱石幽墟維以昭避

修職郎宋侯墓誌銘

宋侯諱道方字義叔世河東人父曰可德有隱操好五行三式星歷丹經神奇奧衍之學從方外士客游梁宋間遂家襄陵義叔年十五念貧無以為養則輟其所學

詩書而學為醫取神農帝嚳以來方術舊聞晝夜伏而
讀之二年曰可矣始出刀圭以治人病往往愈益自信
是時襄陵有鄉先生曰白子春行高而志介難許可余
為誦書童子侍先生側數聞先生語義叔賢義叔亦能
法象先生服膺其言以禮自持重譚笑不苟瞻視必儼
每衣冠出門在尋尺間不左右顧其救疾取資以義為
方葢終身如是不渝至今鄉人之為醫者皆延厚恥言
財化義叔也義叔非有世業資藉專用古法以治人遂

張仲景尊孫思邈初以年少後起邑中老醫俗學者皆意輕之竊笑已而見其議論博綜羣書藥石條理皆有本原據依不妄稍復畏而忌之久而靡然屈服以定遂為醫宗名號聞四方搢紳大夫道過邑者必求見之政和三年朝廷悼方術之不明興太醫學京師以將仕郎太醫學諭起之遷修職郎居數月以情祈大臣請去乃除中山府北岳廟使之歸食其禄凡四年秩再當解或勸復請曰不可遂乞致仕未報以疾卒於家其為人多聞

强識亦能讀其父書馳騁上下語之浩然深博而不以為宗獨喜潛心西方聖人之法自謂少有契晤于心自三十即絶葷膻不復御至其疾棘不亂少時其父嘗曰汝凜數忒惟德可以延此義叔之壽蓋七十有一年孰謂天命不可與謀哉始娶孫氏卒再娶任氏男女凡六人長男公睿為廸功郎泗州法曹參軍次公容未仕長女嫁朝散郎王眖卒贈安人次皆嫁鄉里義叔卒以八年八月甲寅葬以九月丁卯墓在襄陵錦繡鄉岳歷之

原葬後二年公睿乃乞余文表之而系以詩云天生五材民並用之唯古聖哲手制厥宜草木金石莫為我施以伐羣慝而濟壽祺祈此精粹擷彼華滋化以心術應于氣機大人得之以理天地鴻綸萬世彌陶庶彙隱士得之轉移疾沴斯人之命與國侔勢神祖知伏此道亦翳尚有竹素若我之侯於穆宋侯思振其奇羣書既綜奥境亦闢領畧衆妙一發於醫五十四年戶滿屨綦侯歸翛然邑人之悲琢石陳詩以慰爾思

居士許公墓誌銘

襄陵許氏世有至德五季之亂譜錄散亡或傳其系出爵里未能昭也所可知者自公高祖而葬襄陵家焉曾祖諱守英祖諱陟皆隱田野為大農家惇而不華父諱可宗少受書而好交實始從父徙居東郭以寬大長者厚施約取得人忠力致產千金乃厚禮延致高士孝廉白公子春為諸子師飭以行藝公天資既賢又生而見世德之純龐出而聞師說之刻厲薰襲深茂端自樹立

事親承顔左右無違自年十二司父管鑰逮至老壯其

友羣弟以愛而誨諸子以嚴皆可法象白公無子盜圯

其塚公執弟子禮往為改葬又刻石存著其德以表之

友人有出而妻亡者貧不能喪公帥其所與游為市棺

柩含斂立具殆賢於友人在家有賈氏者世與公家錢通

歲久負逋三百七十餘萬欲貿其産公歎曰人其以我

為販賈氏乎即折其券不取其子與武氏姻將娶而女

被疾武氏辭昏公曰吾豈以人之中道不幸遇疾而負

約哉固入幣遣子納之族黨有誣訟公者逮得直反為
之請不顧傷恩愛之義其遇事每如此公諱永字仲思
娶夫人李氏有子七人曰慥忱恂惲懵忻忭夫人愿淑
不忌事夫順治家謹而慥甚孝友以躬勠力為養而業
諸弟於學故公晚節家雖益貧而日閒無事賦詩奕碁
有以自娛也宣和二年夏慥病卒公如失左右手哭之
傷是歲恂與忻以治詩貢於鄉明年忻登第歸庭闈未
及相獻酬里閈牛酒未及相慶勞而夫人又卒公已耄

病因亦伏枕自度不復興作詩著其心之直諒無畏於死生之變者手為治命戒其子恭儉保家曰割其肉以歸其逋捐其圃以雠其負無使吾有遺恨於身也又自求櫝於襯令置三聖經籍其中凡衣衾裳帷兆域堋封無一不為條理而後乃啓手足享年六十有二實三年之閏五月甲申也明年二月甲寅與夫人偕葬拱之襄陵龍池鄉澗岡西嶺熢同域焉公維其族叔父遇其又厚於其葬也非斯文其無以洩心思之悲而慰神明之

往也敢薦以銘銘曰昭哉四嶽世有哲謀遐緒不牒幽人在丘德積將昌數極始革去農就士東郭是宅逮公之生有書有詩有倬其資似其父師孔厚百年天必興之躬削坎壈有子頎頎于澗之岡阡松隧碑其觀如雲冠葢來祠

翁季女墓誌銘

翁季女寧者朝請郎提點淮南東路刑獄彥深之子贈中奉大夫諱仲通之孫贈朝奉郎諱元方之曾孫以崇

寧元年生命之曰寧寧資淑明居房闥間終日靚莊左右無敢少之者其於女紅家節精詣昭晰心理槩然年十四哭其姊以得疾藥石修之百日僅愈而母余夫人病寧日夜侍側躬勞心悴不得休息至明年又哭其母屢絶而蘇人皆憂其將不支也已而疾果復亟終不肯以葷烈滋味食飲自持朝夕號慟逮困頓猶伏苫嗚不止自知不可復興與其父訣語悽人心少頃卒葢寧生十五年未嫁以政和六年夏五月庚子没于京師以七

年冬十一月壬辰葬于建州崇安縣開耀鄉五夫里稟山之麓與其姊同封而異穴彦深先事貽書襄陵許某而請銘曰寧死孝也雖未洽于禮君其取節焉某愀然曰寧於史法當書昔漢劉向傳列女其言行類非內則之正也要足以礪世濯俗吾聞聖人設教務矯民德反諸厚書寧之事意後之人必有讀之而媿於心者則寧於天地之經不為無功矣銘曰何蘭芷之芬潔兮騫拔離此繁霜枝葉忽其殞零兮獨結風而遺芳古維誠之

務修兮禮非偽其焉仿林放不諳厥本兮孰焉知聖之所藏亮精一之不貳兮雖隕涕其何傷寧知殆而不自克兮遂余之天而與人畸聳淑尤之冲標兮委姚冶之令姿淩霄極而上奔兮㘞覩輿而遨嬉壽有亡者存兮人以其類悲之亂轇轕而側鳳翎兮晛故鄉而懷思鑱詞泉宮而時祀兮靈春秋其來兹

蔣氏夫人墓誌銘

滁之全椒蔣氏誠咸守玉三世以謹厚重鄉里不仕贈

奉議郎王侯鈞之夫人守玉女也以淑令有聞於婦姑之間姑每幽獨不樂終日惟欲卧見夫人則有起色以是夫人長無離側又佐其夫敎養諸子躬視其讀書節已奉以資交游子故多賢其季以大觀三年登大第比第後四年賜對便殿擢校中祕書明年夫人遂以郊恩封又明年年七十二以冬至日卒京師昭化坊第夫人刻意内書葢天資清淑自其為童子則月齋日誦有常度晚亦修綜自造沖静疾革鄉人入問之夫人起與語

相勞苦如平生客去超然十誦西方聖人之號而没若無它者嗚呼此豈無所得而然哉王氏故大家族姻半閡閈夫人洽穆大小無間言矜寡撫孤與人終竟多家人所難能者故逆其喪者皆哀出涕道路奠祭相望男女凡六人長子曰椿次彦中次彦成即前以校書郎奉夫人京師者也甚積而文令為尚書司勲員外郎三女皆歸學校士孫男女凡十四人長孫言恭以上舍登第調廬州合肥主簿餘始就學滁人以謂夫人有遺澤子

孫之與興家未艾宜也以政和五年十一月二十日祔
夫人全椒西龍潭鄉龍泉之原奉議公兆後五年彦成
始得銘於襄陵許某鑱石納諸其墓銘曰毓昭質發令
族事尊章躬若淑宗姻洽祖考穆世之澤子有穀生蒙
榮没遺光逝安歸藐四方來歲時食潔芳謇超搖樂未
央

龔氏夫人墓誌銘

潭州湘潭龔氏居士諱用罔者有女至孝而賢侍居士

疾累年或閲旬不觧帶年十七為奉議郎譚侯夫人姑
郭夫人耿介難可夫人事之順焉每曰婦孝使吾益一
賢女矣譚大族婚嫁歲相屬夫人傾槖中裝以佐諸費
寧自勤約郭夫人寵愛其女既没夫人緣雅意厚事諸
姑身鞠龔氏遺甥女長嫁之資送如己子葢其誠於族
姻既久不渝如此譚侯喜延士夫人日為具衆皆至無
倦色又以論語孟子躬授其子夜然膏火力縫紉視其
讀書不以寒暑變也廹見其子世勣取進士第以詞學

兼茂首選入校中祕書為郎尚書省閭里以榮夫人而夫人視之澹然至譚侯弟中登上舍第則喜見顔色閒每誡世勣仕無欲速顧義命如何耳天子受元圭以子在廷恩封孺人駙馬都尉曾寅得尚嘉德帝姬又以姻家賜冠帔馬夫人資性慈和治家無所詈辱而小大雍穆自幼讀西方聖人之書能得其要既病不亂觀無量壽像以化實宣和元年八月十九日也享年六十有八時世勣以朝散郎提點鳳翔府上清太平宫居鄉侍疾

奉終事明年二月丙申葬夫人湘潭縣昭潭鄉之澤子岡李子世南早卒女歸貢士某其長孫壻潭州攸縣丞李嘉運狀夫人之事如此而世勳請銘于余世勳與余為同舍郎校讎五年非從衆慶弔不至要人之門余益奇之及聞夫人之言於是知彥成能爾者有此母也使夫人汲汲於彼則人子雖靜者寧能恝然於其心哉夫人有澤其後必大吾又有以知彥成之將用於世也銘曰潔齋躬心長女之則詩歌季穉焉取斯德夫人在家

孝恭是力移于尊章以考婦職受天之釐有子則賢躬
授以書鳳翔雲騫將豐其後必聞于先此石此詩亦相
垂延

故朝奉大夫通判慈州沈公墓誌銘

藝祖皇帝戡定四方太宗皇帝遵揚厥緒征綏蕩原不
專威武德盛功深格天永命當此之時魏恭惠王實佐
二聖隱虞干戈昭登廊廟吉康惇大迪我慈祥則是天祚
鉅宋所以歷服泰定不震不渝者抑沈氏子孫宜與休

其餘光太師嗣興越生昭靜令儀淑德章聖是嬪壽寵
四朝疏榮九族而公蒙澤焉謹按公之世譜曰太康之
沈興自尚書左僕射追封魏王諱倫魏王生光禄寺少
卿贈太師諱繼宗太師生閤州團練使贈正奉大夫諱
惟恭正奉生公諱立基字伯成用貴妃恩授將作監主
簿元豐詔新官制改承務郎累遷至朝奉大夫歷汝廬
瀛三州監當遷簽書信陽軍判官公事通判懷州坐累
罷去事復昭明為下卸司以續前考又折其資司録登

州復為慈州通判未赴年五十二以政和六年七月辛
亥卒于京師公既所憑者厚而資又賢始人以謂庶幾
其復興沈氏矣而卒壽不究止此尚何言哉公為人沈
毅寡言以誠自居族姻多連宗室戚里歲時肴酒相追
逐公在遺簪墮珥之間未嘗見其傾視媟語其涖事威
重色不可犯掾吏抱案牘震竦待命公一省閱則姦慝
繆盭隱伏必發以故信服無敢欺者然公德宇通宏有
容人終畏敬而不怨郡府議政公徒熟視若無能言者

言發則隱然莫能劾難自太守而下皆變已說撓而從之獄訟之決曰已經沈公矣人則遂行安而不疑公既廉於作吏而儉居家厚事親友客至竭所有以奉之無所顧惜或解衣裘以繼樽俎以故既沒貧無餘資方疾亟時忽莊若臨涖公府指揮吏屬狀問之不肯言而獨顧其夫人焦氏曰吾疾不復興矣因聚其族與之相訣沒數日夫人寤夢騎從傳呼公來反室有所告誡從容如平生曰吾即去當一嘆以別已而爽然則戶牖間有

歎息聲求之無人焉嗚呼異哉吾聞人之聰明正直而壹者沒而為神典司禍福豈謂是耶公生三男四女男曰希紹曰希緒曰希緡希紹當世公祿而未命也長女歸通直郎開封府司戶曹事呂安本次二女皆歸宗室曰忠訓郎叔笥曰宰府率士嶸其季在室夫人奉公之喪將以十月辛酉葬開封之祥符縣北常村魏王兆域涕泣遣使來喻意曰子固沈氏甥也又以記述品藻職在太史且為我作大夫銘銘曰魏王相邦侈德自躬妃

表宮房厥慶是鴻大夫渾渾不淪紈綺我思古人識其
孫子徃踐烈光有志弗成英氣不沒凜其如生王胙末
替公裔終起封墓殖木勿拜勿圯

乾隆御覽之寶

謄録監生臣黃　維

謄録監生臣范重桀

謄録監生臣章　儔